

《牛津英语词典》收了多少源自中文的词语？

曾泰元

2018年10月中旬，我首度发现直译自中文“加油”的add oil收进了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, 简称OED)，这个语言上的现象引爆了广泛热议，影响不仅及于两岸四地，甚至传播到了东南亚与北美的华语圈。许多英文媒体跟进报道，就连本该与此无关的日本、西班牙、法国、土耳其等国，也能看到这条有关汉英语言的新闻。

我研究OED多年，常有学界的前辈、朋友问我，在这部英语世界的词汇宝库里，究竟收录了多少源自中文的词语？

在回答问题前，请容我先把必要的背景说明一下。

我在2005年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，不过对象是规模较小、二大册的《牛津英语词典简编》(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, 简称SOED)。这套SOED是20大册完整版OED的节本(abridgement)，当年的统计数字是250个左右，详细的词表发表在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》上。

如果有人认为，“二大册有250个中文词语，20大册是10倍的规模，所以所收中文词语的总数该有2500个”，如此推论就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，因为这不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。简编版的SOED保留了完整版OED大多数的词语条目，只是在词源、定义、书证等其他地方删节、压缩。是故，欲知OED收录了多少中文词语，这研

究还得从头做起，无法贪快，没有快捷方式可走。

有几个观念也得界定、厘清，否则这项研究无法进行。

怎么样的中文词语才是英文里的“外来语”？我认为“异化”较深的才算，这其中包含两大类。其一是音译词(transliteration, 即语音转写)，如wuxia(武侠)、char siu(叉烧, 粤语)。其二是借译词(calque, 即逐字翻译)，如potsticker(锅贴: pot“锅”+stick“贴”+er“名词后缀”)、iron rice bowl(铁饭碗: iron“铁”+rice“饭”+bowl“碗”)。

当然，这个部分在操作的时候，情况也没有想象中的清楚了，有时还得根据自身的认知加以取舍。兹举数例。英文里有些音译词最早源头来自中文，然而却是通过其他语言进入英文的，如tofu(豆腐, 日文)、kaolin(高岭土, 法文)，我基于理性，把这类词排除在外，但做这个决定时，心里是有几分痛苦和不平的。

英文有些依中文而造的借译词，结构、内容上并不够严谨，如red envelope(红包: red“红”+envelope“信封”)、bird's nest soup(燕窝: bird's“鸟的”+nest“巢; 窝”+soup“汤”)，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依照OED的词源和定义，参考汉英词语之间的吻合度，做出综合判断。“红包”的red envelope和“燕窝”的bird's nest soup，此二者

我把它们纳入计算，视之为英文里来自中文的借译词。

如果概念事物是中国的，但英文的对应是相对自由的意译，我便倾向于将之排除在外，如Moon Festival(中秋节, 英文字面为“月亮节”)、sticks of fate(签, 求神问卜用, 英文字面为“命运之棍”)、Trimeteral Classic(三字经, 英文字面为“三字音的经典”)、trigram(卦, 八卦之一, 英文字面为“三合图形”)、lucky money(红包, 英文字面为“幸运之钱”)。

1989年第2版的OED有20大册，纸质词典只能用于个别词语的翻查浏览，无法做系统、深入的学术研究。最新的OED是有偿使用的超大型在线词典，是个在第2版的基础上整合更新而成的巨型电子数据库。

身为OED的订户，我通过官网界面上的进阶搜索(Advanced search)，配合地毯式的审阅与交叉求证，电脑、手动双管齐下，按照上揭的原则，花了近一个礼拜时间的潜心钻研，终于整理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。《牛津英语词典》这个英语词汇终极宝库，究竟一共收录了多少源自中文的词语？我的答案是，500个左右。

说“左右”，是因为有一些我主观判断的成分，有一些我对派生词和复合词的取舍，甚至我可能遗漏了部分词语。

我对这个词表的整体印象是，500个左右的词语中，大部分既冷僻又专

业，反映了OED这个旷世巨著长久以来的体质。OED于1857年正式启动，迄今一百六十余年，是早先英国文人醉心其中的项目，内容以“高大上”著称，近来虽调整了方向，尽量反映英语的全貌，试图贴近庶民的生活，不过高大上的体质依旧。

按类别来看，在来自中文的500个左右词语里，依数量多寡排列，蔬果美食有50余个，政治有50个左右，考古文物有50个左右，民族语言有30余个，茶文化有30个左右，节庆生活近30个，哲学宗教20余个，地方(特产)20个左右，历史近20个，情感表达近20个，朝代15个左右，各色人等15个左右，音乐戏曲15个左右，商业货币10余个，棋类游戏10余个，社会黑暗面10余个，布料服饰10个左右，中医中药10个左右，武术健身10个左右，植物10个左右，动物10个左右，建筑、度量衡、书法、自然物质四项均不足10个。

这是先有结果再行分门别类的，分类时也常碰到一些两难的情况。比如地名，OED收录的地名几乎都不是单纯的地名，而是后加名词用作定语，用以表该地的历史、语言、特产、风格等，因此在定其归属时仅能择一而为，有时单纯，有时只得武断。

相关词表详见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会”微信公众号——编者

拖板车

舒飞廉

我还记得，当敲铁轨时，冬天小学校放早学，饥肠辘辘由教室里走出来，我背着书包往家走，一路上麦田结霜，小池塘上凌，朝阳将我蹦蹦跳跳的影子投到大路上，沿着村巷摸到家门口，如果看到两架木板车，车身空荡荡盛放绳索，四根枣木车手油光滑滑，头尾相衔，停放在门前椿树下，堂屋里传来菊平舅舅与少成舅舅爽朗的谈笑，我心里就一阵狂喜：两位舅舅又来做客了！

那时候分田到户没几年，两位舅舅二十出头，年轻力壮，还没结婚，春夏努力种田，秋冬农闲，会去附近八汉洼砖瓦厂找活干：鸡叫头遍起床，将板车拖到瓦窑外面，将滚烫的机瓦一列列垒好，三五层，船塔形，然后按经理的吩咐，将这一车机瓦拖到准备盖新房的村户。舅舅们将满载的板车拖出砖瓦厂铁门，大概会是黎明时分，东边大别山里的朝霞，烧得就像窑火。由肖港镇引向各村社的路，沟沟坎坎，上坡下坡，一个人拖五六百斤的板车，十几二十里路，不好走，特别是由镇东的丘陵地到镇西我们河畈，山川萦曲，挫折艰难。过小溪河梅家桥，云梦泽上的古道，三四百米的长坡坎，梅家桥上窄窄青石，青石上的车辙有十几公分深，真的可以扳倒驴。两个舅舅搭伙，少成舅舅在前面套皮带弓起身子拉车，龙虾样，菊平舅舅就在后面推，螃蟹一般，虾兵蟹将，第一辆推拉上坡，停在桥头供销社的门口，两人又去拖第二辆，少成舅舅稍稍年长，身材也高一些，依旧是他拉车，菊平舅舅推，两辆车过了桥，两个人都会气喘吁吁，浑身热汗，车上红瓦被北风吹刮，他们身体又冒出腾腾热气，这样兄弟友于，一路互助，大概是日上三竿，就可以将瓦送到翘首以待的主人家。谢绝了主人家的客气留饭，回程由我们村外大路经过，舅舅们想念他们的大姐，会在小卖部买一把糖纸裹住的硬糖块，将空板车拖进我们村。

母亲在厨房青烟里炒菜，炕豆腐，煎鱼，萝卜烧肉，淘洗黄泥芦灰腌好的咸鸭蛋，由她锅铲锵锵翻炒的声响，就可听出她的好心情。父亲已经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陪两个舅子喝酒，有时候祖父也会来，一个人坐在上首的长板凳上，母亲正在厨房里煎的鱼，就是他老人家的成果。父亲的见闻都是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，他由她们的花钱大方，推断到陡岗镇去东三省做泥瓦匠的男人们能赚大票子，所以几年后，父亲也学起了泥瓦匠手艺。少成舅舅话不多，爱喝酒，菊平舅舅是话痨，他们送瓦的村庄，谁又起了新屋，做了楼房，今年养猪赚钱，种菜的人家茄子豆角值了钱，他如数家珍。其时父亲与舅舅们都有做新房的梦想，人生一世，不能改建新居，添砖加瓦，枉为一世人。我坐在桌边，一边扒饭粒，一边听，心里当然是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尽快学会这些珍贵的本领。

这些本领里，父亲的骑永久自行车，祖父的拖浸猪血的网，都可以慢慢来，当务之急，是舅舅们的拖板车吧！我会趁着他们还在喝酒谈话，与弟弟悄悄放下碗筷，来到堂屋外面，将板车的皮绳由椿树上解下来，我拉，弟弟推，绕行在房前屋后。由枣木做成的车手，被汗水浸润深红，骨子里有一股子拧劲，以

我们彼时的力气，去降服它们，有一些麻烦，这种感受，与现在的男孩们去学滑板车、轮滑、自行车时遇到的挑战，是差不多的。就是去驾校里学车开，也是面对着同一个“车”的原型，无非是，我们拖板车的时候，身体又在做方向盘，又在做发动机，还要将母亲纳出来的针脚密密的布鞋底做刹车片。等我也能够像舅舅们那样，肩上挂着皮带，双手握紧车手拖板车，在村巷里、田野上，我光着上身在前面拖，弟弟在后面推，赤足踏着大路上被太阳晒出来的浮土，细细的，滚烫的，汗由头发里流出来，流到眼睛里，腌鱼似的。遇到夏天“走暴”风云变幻，雷声鼓鼓，我们就会拖着山丘一般的稻捆飞奔。遇到路中有牛，要将板车猝然停下来，就会非常辛苦，我在前面驻车磨破脚底，弟弟在后面，倒拽着车尾，半坐到地上，恐怕屁股也有麻烦。

我自己会拖板车之后，还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。有一年春上，母亲让我们兄弟俩去接外婆到家里来住几天，外婆吃斋，小脚，暴除平板车之外所有的“车”。习习春风，外婆拥着棉被，半坐在车上，由我们载着推过京广线的铁轨，上下小溪河堤，由梅家桥过河。之前，这样的接送，都是由父亲与菊平舅舅来做的，由我们兄弟俩是第一次，可能也是最后的几次，几年后，外婆就去世了。我们这里的老人去世，大概也是先得重病，用板车拖到镇里去由医生鉴定为“没有办法”，再裹在棉被里拖回，易箴到堂屋，来等牛头马面索命的。我们兄弟俩出门前，母亲的叮嘱是：“你们两个越睡越好，莫急得像要去投胎。”

我们可以慢些，但时代多快啊！多少人在赶着投胎！八十年代一晃就过去了，我与弟弟相继出来读书，来到高铁与飞机的城市。菊平舅舅与少成舅舅留在乡下。菊平舅舅用拖板车的钱买了摩托车，改装成“摩的”送客，不久果然就率先在他们村，将茅草屋改建成两层的楼房。少成舅舅却不愿离开他的老本行，没有了堂屋的“友于”，他买了一头骡子，凭借着骡子的蛮力，继续在被改造成水泥路的村道上拖板车。少成舅舅始终没有造成自己的楼房，他婚姻的运气也不好，娶了一个四川舅妈，新婚不久，因为有一次忘记给她送瓦的钱，吵架，舅妈喝农药自杀了。送一车瓦的酬劳，是五元钱。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少成舅舅得了肝癌，在一个住在孝感城郊的三医院里，我拎着一小网兜橘子去看他，他的脸是紫黑色，两个人讷讷无言坐半天，他将我送到街上，一个月后，他就去世了。

这些都是后话，后话如烟休提起，还是回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块，回到母亲将它们由口袋里掏出来的年代，我们将糖块咔嚓咬碎，将糖纸小心翼翼叠好放入语文课本，听到堂屋里传来两个舅舅爽朗的谈笑，少成舅舅被肖家坝的谷酒喝红了脸，一脸憨憨笑，菊平舅舅在描绘着他的新屋梦。他们的平板车停在门口的椿树上，椿树上黄叶零落，七八只喜鹊跳来跳去，呀呀叫唤，喜鹊腹下，是艾清家屋顶上的鳞鳞黑瓦，黑瓦上印满了白霜，白霜被朝阳染红，像朱砂，像胭脂，像公鸡的翎毛，像梦，等我们在洗手架上，洗脸盆里，用温热的井水洗手脸去吃饭，一回头，梦一般的清霜就化掉了！

2018.10.18 武汉



「文汇报会」
微信二维码



岁·月·印记

(壁画)

周莲荣 蒋思好 周绪行

种芦粟,吃芦粟

高明昌

最小的妹妹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哥，芦粟好吃了，你们回家来拿吧！”其实，我对芦粟的期待，比起妹妹的电话，要早好几个月。我想大概在母亲播插芦粟秧苗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期盼了。

四十多年前，海边村的几十户农家，不管是西高家，还是东高家，没有不种芦粟的。勤谨的人家一般都在五月的开头就开始下种落籽——先用铁铧翻转土地，过了几天，那块地被太阳晒得熟了，再敲碎泥块——要敲到泥块像沙土般细碎为止，然后开始均匀地落籽。落籽的那天，如果不下雨，还要用粪桶浇上一些河水，有的甚至还在上面放上一层薄薄的稻柴，这过程叫作培育秧苗。过了二十来天，秧苗长到半尺高了，就拔出秧苗，开始插秧。宅前宅后凡是有空隙的地方，包括田头田埂之类的角角落落，还有什地地上，都要种的。种得最多的，是河滩的斜边坡地。

也有几家人家是不落籽的——早在四月底上的一个傍晚，他们已经端了一碗汤圆，或者几个粽子，专门去了自己口头说得来的那个人。干什么去？串门去，央求人家落籽时把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也落进去，待秧苗长大后直接插种。此种做法叫作讨秧。他们之所以不落籽，是因为落籽的过程比较繁琐，同时也需要技术。如果落得不好，既浪费辰光，又浪费力气。托人只需一张会说话的嘴，一碗做了点心的粮食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被央托人家的热诚与善良——这本来也是应该的，都是姓高的，根上说，都是一家人。

与任何一种作物一样，芦粟下种以后的管理也是重要的。落籽后的那块地，母亲时不时走过去看看，有时还会蹲下身，翻开稻柴看。种田人都知道，往往该长出来的苗儿还没有出现，这杂草倒先长出来了。母亲经常去拔草，而且这草要连根拔掉，不让土里的营养给草吃光了。拔了草还要浇水——五月天气温差大，太阳有时会成毒日头的。所以，母亲有时会掀

掉盖在土上的稻柴，有时又会盖上稻柴，像小时候给我穿衣脱衣一样，全看天气的脸色。待秧苗露芽、露头以后，母亲去看地的次数更加多了，待秧苗长到了四五公分长，就会叮嘱父亲施肥去。那时施的肥就是粪坑里人出恭留下的东西。母亲叮嘱父亲，一要捣碎，二要加水。母亲担心浓了会营养过剩，秧苗会只长叶，不长根，所以要父亲慢慢地加大浓度与次数。待到秧苗长到半尺高，第二天要拔苗的时候，当晚父亲还要去浇一点水。这水是用来松软土地的，因为明天要起秧头了，不蓬松土地，秧苗要拔断的。这些做法，看上去很杂碎，其实是一环连着一环的，都是依据了芦粟的生长规律来的。

移种拔苗的手法也是有讲究的。母亲左手轻轻荡开秧苗，右手的三根手指头捏住植株离地最近的地方，这样拔就不易弄断，或者少断。插播是在另一块地里，不是力气活，但也要用心。母亲先用插刀插入地里，握住插柄左右摇晃几下，扩大洞口，洞内的土蓬松了，再将一棵秧苗放入，扶好，泥土往根部送去，用掌心压，幼儿不重也不轻。一棵种好了，离这棵半尺左右的地方再来一株。这半尺是距离，更是道理。待所有的秧苗插光了，母亲会用粪桶在每一棵秧苗的根上浇一点点的水，再带着笑意离开，像是看到了秧苗的成长。

其实，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能如人所愿的。芦粟苗从此地移种到那地，是真正的连根拔起，再人性的拔也是伤筋动骨，所以插种后的开头几天，秧苗总是耷拉着叶片，一副恹恹的情

状。如果叶片焦黄、打卷，最后垂垂到根部，这秧苗就死了，就需要补种。所以母亲在移种的开头几天，早上总要去看看望望。补种也是移种，也是一样的繁琐。不过补种的苗儿成活率很高，因为原地的土松了，移种时受的影响小。而一旦成活，苗儿们的生长速度也是惊人的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，分分钟在成长。母亲还会去看一看，在秧苗的下面除除草，除好草后再请父亲浇点粪。那时母亲最担心的是芦粟是否生虫，如果看见青虫就捉掉，如果是蚜虫，就要用药水喷了——蚜虫是一团一团的，像涂在叶片上的污泥一样，掰也掰不干净，必须喷水才见效。一般喷一次就够了，喷过以后的芦粟像清水清洗过的一样，叶片儿绿得哑静，茎是根根绿里带白，且笔直，直抵天空。

半月不见，它可以长得和你一般高了，一月不见，它比你高出一头了。那时的芦粟不是吃的，而是用来看的。那矗立在路边、岸头的一两排芦粟，就像竖插了一面面绿色彩旗，在风势的鼓动下，飒飒招展，叶片儿随风摆动，击碰的声音清脆又响亮，像在奏一部田间的交响曲。河斜边上的最好看，排排对对，对对串串，风吹过顺势此起彼伏，像一波波的绿浪，再倒映在河里，就像镶嵌了一大块碧玉，灿烂至极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各个人家就被芦粟包围了，耳听的是芦粟的声响，鼻闻的是芦粟的清香。乡下说，只要农家的宅前宅后种满了芦粟，人就不生毛病了。到了这样的地方，糊涂的人会变清爽，清爽的人更爽朗。这个话是一代代传下来的，传到我们

朵里的时候，我倒是想问：这芦粟与人的毛病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看了芦粟还是吃了芦粟才清爽的呢？还是说看了与吃了都重要？

看归看，芦粟毕竟是拿来吃的，到了七月份，芦粟就熟了，可以一直陆陆续续吃到十一月。判断芦粟好不好吃要看穗头和节秆。熟透了芦粟，穗头已经由青色、淡红色转为黑色了，而且黑得发亮，秸秆也已经长到三十来公分长短了。剥开秆皮，会看到一层厚厚的白色黏粉，手一攥，粉就会脱落。这些都是成熟的表征。其实，芦粟熟不熟还可以通过闻香来知道——如果闻着有幽幽的甜香味道，这芦粟肯定很甜了。

我们管芦粟熟了叫甜了。芦粟甜了，就要去攀芦粟。这个“攀”有两种方式：一种是用镰刀直接割起芦粟的根，还有一种是用手拔，先将芦粟的头抓到手心，整体弯起来，在顺势朝外推出去的时候一个往里摁，一摁——“啪嗒”，芦粟就连根拔起了，就可以扛到屋里来，或者成捆地放在场地上。先用手剥掉秆上的皮，再用菜刀按节切断。

吃芦粟的“吃”和吃别的不一样，吃别的都是吃下去，吃芦粟呢就是咀嚼——用牙齿把芦粟的秆皮咬掉后，一段一段吃掉节秆，把甜水吸干，再把渣吐出来。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，牙齿很辛苦，嘴巴却很甜。

乡下人吃芦粟也是集体的吃法。当年开吃的第一天，傍晚时分，大家都吃好了夜饭后，会拿了自己屋里的凳子来我们家里围坐，打过招呼就开始吃芦粟，吃了一会儿就要有评价。